

文

選

九



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

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列

哲能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

官曰明主勞爾乃取鄧艾於農瑣引州泰於行

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

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荆

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

為宣王所知歷故能西禽子孟達東舉公孫淵干寶晉紀曰新

充豫州刺史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

太守曼初元年望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

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

曰甚高祖乃妻事承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明張當

解直建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

親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亡楚王彭越聞軍至神略獨

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斂藥而死斷征伐四克楊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

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也維御羣

后大權在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屢拒諸葛亮節

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桓晉文

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干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

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屢

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

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立豨豆亂內欽誕寇外干寶晉紀曰

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巡豐至世宗責

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執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

大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

不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武太祖親率六

軍東征拔之刺誕首夷三於也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

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列左氏傳曰咸黜不瑞尚書

王曰公劉然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

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畧使征西將軍鄧芝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曰漢中漢書馮唐曰上石王者

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間以外將軍制之三關

電掃劉禪入臣吳志賀正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望漢南記曰蜀有陽平關白水關此

為三關干寶晉紀曰荀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與禪詣壘門天

府人事於是信矣東觀漢紀耿純說二曰始當非常天時人事已可知矣

之禮終受備物之鈔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為王左氏傳

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子魚曰備物與策

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正位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

居體重言真法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仁

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利上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

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

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人人忘

其勞說以犯難人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苦毛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

祜之策以從善為衆干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

危弊軍不踰時刻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欒故至於

寧之末遂非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干寶晉紀曰成寧五年龍驤呼

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且征伐上將許之賞充  
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  
謀重以濬頌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 汎舟三峽介馬桂陽 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

之曰汎舟之後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  
對民謂之峽三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乾齊侯不俟介馬而  
馳之漢書曰有桂 役不二時江湘來同 千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

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  
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  
濬毛詩曰淮 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

考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 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  
軌 禮記子曰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

舍外閭不閉 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高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

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民相  
召伯所芟毛萇曰芟苗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民相

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 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下獨現其 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 莊

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 東 雖太平未洽亦足 觀

乾 漢書崔禹曰將 楊駿被誅母后廢黜 千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日于

永寧宮策廢為庶 人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 千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古宮言因譖二公欲行廢立

然大王之變 千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古宮言因譖二公欲行廢立 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言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

伯實沈之郤歲構

毛詩曰湯德唯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

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于文以相征討闕伯實沈則參商也

師尹無具瞻之貴而

顛墜戮辱之禍日有

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至乃易天子

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

謠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於趙王倫

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

民不見德

唯亂是聞

左氏傳卜偃曰民不是德唯戮是聞

朝為伊周夕成桀跖

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天下有盜跖上有魯史

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

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

夜蟲之赴火

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郡焉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

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純干國之紀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禪之赴明火也 內外

混淆庶官失才

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名實

反錯天網解紕

管子曰循名而審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為情

國政迭移於

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

門無結草之固

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顛見老人結草

以充杜回回

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

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

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懼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劉淵

王彌撓之於青冀

干寶晉紀二劉淵遷離石遂謀亂州在西河離石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

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

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

二帝失尊山陵無所

干寶晉紀曰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

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成日天子蒙塵於平陽矣

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

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

又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作法於

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解若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

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

者青州之散吏也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年詔淵領北部都尉蓋皆弓馬

之士駟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

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

敵也曾子曰烏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必相詐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

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

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

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爲資清淨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

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

為奴僕而猶不獲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晉陵王其餘官僚

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孫盛

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橫出降以摸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夫天下大器

也羣生重畜也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

百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

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感猶循環之無端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

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蟪畜

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

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

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六

災則心之能奸大患則祀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不謂後己

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後我以生立木

預曰後取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

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毛詩曰鳩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

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順乎天

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

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引曰君臣上下

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

喻之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儁宣國威示禍福求明察以官之

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

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鵬冠子所謂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君

子勤禮小人盡力趙歧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

信故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廉恥已見上注禮記

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

以害義論語子張曰十見危致命又子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又況可奮辟大

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辭大



呼天下 其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

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 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

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安久也夫豈無僻主

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

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

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人情風教國家

安危之本也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

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

嫫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毛詩序曰

姜嫫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

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首言天其性 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邠

家室 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粟成熟也至于

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邠就其家室無變更也 至于

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豳身服厥勞故其

詩曰乃裹糒糧于橐于囊 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取

逐不忍鬪其民裹糧食囊之中弃其餘而去 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

民 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嶽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 以至于

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

去之 莊子曰太王豈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色居矣因杖策

而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許至于岐下

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於也循周民從西於涯漆沮側也謂豈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

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

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

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

五倍其初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

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萬人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其詩曰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毛詩

大雅文也毛詩曰慰安也人心安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疆界不使時耕曰宣

于王李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

相靜也鄭玄曰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德政應和曰貊

光也毛詩曰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而使之顯著也至于

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

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一新者美之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

也謂能明事上天又龍述思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

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

福祿者也毛詩行而其事序文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梁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

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守

為締結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事煩辱者也

御于家邦也

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

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

純一之德

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猶貞絜使之然也毛

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趙趙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

事躬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

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躬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

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以三聖之智伐獨夫

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

民和衆

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

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文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猶著

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

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

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

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

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關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

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幸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

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密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介冑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故其積基樹本經緯

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二十五

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絲也元

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

質異時功業不同文質已見上文及其安民立政者其

揆一也安人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列

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禮記曰昔

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

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不及脩公

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

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魏志曰齊王芳字蘭湯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潘芳歸蕃于齊尚書曰太田既立弗高貴冲人不

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

得復子明辟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

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唯子冲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二祖逼

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二祖是其

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又加以

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

二心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

而黜六經十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已來于談者以

虛薄為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劉謙晉紀應瞻表

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郡俗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

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

節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鄭玄毛詩箋曰仕者苟

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曰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日以蘭薰之器是以目三公以

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

板未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

俗吏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啟出赴妹葬疾病不辭五

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立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為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

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

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共噬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鄭

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也火倏切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

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

為身擇利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而秉均

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

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

凡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撓號今收發胡廣曰機密之事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

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風塵

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列汗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列

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

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干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而劉寔著崇讓論孫盛

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

轉吏部尚書為九班孫盛晉陽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秋曰司隸

校尉傳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

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未嘗知女工

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

紉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

皆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

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曰婦

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

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父兄

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

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四教已見上文列女

傳宋鮑叔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禮法刑政於此大壞

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

防呂氏春秋曰若積大如火斯畜而雜其薪燎也國

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

先顛而後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

由千寶晉紀曰阮籍宏逸祭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

尹之多僻千寶晉紀曰賈充與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

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

日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答

讓 干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  
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

錦 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 工寶晉紀  
史大去郭欽

上書曰戎狄強橫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  
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威出

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 覽見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  
置馮翊平陽帝弗聽

之邪 干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  
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

於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刻己為治方之桓靈不  
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

若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 干寶  
晉紀

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  
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部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

失德寵 賂彰也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  
主治之

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  
為德也其至矣乎民之

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文王之  
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 平有必見之於

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 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  
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

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  
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范燮必

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 左氏傳曰范燮反自  
鄢陵之役使其祝宗

祈死曰君無禮而克爾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  
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 又

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 惠帝已見西征賦  
毛詩曰蕩蕩上帝

下民 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  
之辟

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干寶  
賈

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  
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戕擗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

亂 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強臣 干寶晉懷紀曰  
太傅東海王越

亂 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強臣 干寶晉懷紀曰  
太傅東海王越

亂 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強臣 干寶晉懷紀曰  
太傅東海王越





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

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極

已見上文豈一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列未渝故大

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

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敷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

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

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也論

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

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

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

妃但立二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

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

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教

于之燕寢以歲時獻力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石治內政也女史彤管記功書

過毛詩曰靜女其夔詒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居有保阿

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

邪華姬從後車奔姬隨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瑜閔必乘安車軸軒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軒非敢受命也曹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衷窈

窈而不淫其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所以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衷窈窕思賢才

能迷宣陰化修成內則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律脩古義又禮

記有內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則篇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諛私謁之心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

晏起姜氏請僇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

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

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

諸侯僭縱軌制無史記曰平王東徙維魯齊魯齊魯

如夫人者六人左傳曰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

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

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着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

吏而立公子無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左氏傳曰初晉侯

虧孝公奔宋上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

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

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五子齊武孟等爰逮

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綠

永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

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

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

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

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漢興

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力之切

高祖唯

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辯

漢書曰高祖得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

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惟薄不修漢書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

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

然而選納尚簡

飾翫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

三千增級十四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

矣及七之與斯佳為卜漢書班固曰漢興及

稱號唯皇后貴人金斤紫紵倖不過粟

斛又置美人宮人彩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

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

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

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

慎聘納詳求淑哲

應劭風俗通曰綵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維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

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

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

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

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

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

向使

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改正

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毛詩曰貽厥孫謀雖御

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故孝章以

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旦顯宗第五子也但丁達切恩隆好

合遂忘濇毒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

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重器神唯秦甘太后始攝政事叔穰侯權重於

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也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芈氏號宣太后父曰穰侯之曰富公于家魏人漢仍其認知患莫

改東京皇范曄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統屢絕翟誦女主外立者四后品

朝者言元之清河孝王之身崩閭太后與兄顯立亦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

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異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養解濟亭侯

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

朝和喜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

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桓思靈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

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蓋之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

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

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

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

犴之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抽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

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湮滅連踵傾軛繼路運命論曰前

繼執王隱晉書曰繼康與山巨原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書曰禽鹿長而

劉膺商貨繼路

見羈刑赴瑯湯火去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洪三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也終於陵夷大

運淪亡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上角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

運一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終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曰威威也尚書曰古人有言北雞

之晨惟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

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

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

依列傳其無餘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

外戚云爾私恩謂順外立也位以威尊也

私恩謂順外立也位以威尊也

文選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選六', '依列傳', '外戚云爾', '非當世所奉', '異而同居', '非當世所奉', '依列傳', '外戚云爾', '非當世所奉', '異而同居']*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

昭明太子在梁府錄事參軍兼中書令學士奉

注

史論下

范蔚宗二十八將論一首

官者傳論一首

三

沈休六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五五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

宿未之詳也

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

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



謂兼李陵書曰其餘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佐命立功之工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

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徒蟠英姿然原夫深

圖遠筭固將有以為尔若乃王道既衰降及

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動賢兼序如管隰之迭

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

曰齊桓公置射欽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信公

有鮑叔牙隰明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

軼杜預曰先軼晉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

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南繒盜狗輕猾之徒

漢書曰灌嬰昨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

之五不或崇以連城惟立石以衡之地孫

無防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故勢疑則隙生

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詩曰阿衡伊尹也力侔則亂起蕭灑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

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自茲以降訖于孝武

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

壅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朝有世及之私下

多抱關之怨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

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故光武

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眾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

枉過其 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

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 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

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

耿牟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法

齊之以刑者乎 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若格之功臣

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

廢禁典 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

則違 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

爭 必少故云難寒若議以并 不得不校其勝否且爭

相權 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

漢書曰重資弊權輕重於是 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

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

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譏分均休咎

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

延慶于後 范曄後漢書郎顛上疏 昔留侯以為高祖

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

戒切臣專任 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可

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謀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

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具曰



選補取識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約之又曰鄭興  
字少穎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成曰朝廷欲用功  
臣功臣用則人位參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

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之崇恩德以撫海

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

常李通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顯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

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六司空又曰竇

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

密令世祖即位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

以志功次云尔

### 官者傳論一

范蔚宗後漢書人復其看官人此也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官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

言曰天文官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閭者守

中門之禁周禮曰閭者守王宮中之寺人堂女言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

禮記文也鄭玄曰閭尹主領閭

月令仲冬閭尹審門閭謹房室禮記文也鄭玄曰閭尹主領閭

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然官人之在

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誦

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工商曰作長也死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

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然而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

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左二傳曰呂却畏偏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鞞也史記以勃提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晉蘇

已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亦嘗有得焉必

速遣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也景監

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趙官者令繆賢曰日舍人蘭相如可使

及其樊也

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

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刁為豎刁並晉周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立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石罈告曰公曰太子將亂與楚客盟交公使視之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士

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范曄後漢書朱穆曰

案漢故事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及高后稱制乃

乃悉用官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

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

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

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

淳曰恁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

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官豎傳近房卧之內交

錯婦人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漢書

之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

官人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官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庭初置中

日考文時官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官者李延年

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  
所惣號令依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元帝之世史游為

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三輿

服志曰禁門曰黃闈中人主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

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尚

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中興之初官官

悉用闈人不復雜調他士  
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

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入小黃門十人和帝

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恣權威  
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實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內外臣僚莫由親

接所與居者惟門郎衆德專恣於

中終除大慙  
史記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從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斁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

於是中官始盛焉  
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產南陽人也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眾遂首謀

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鄴鄉侯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  
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

委用漸大而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

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

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  
和喜鄧后已見皇后紀論

朝臣圖議無由參斷帷幄稱下制令不出房

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  
范曄後漢書朱穆曰

自和喜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闈人為常侍小黃門誦命兩宮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官傾覆朝室非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

復掖庭永巷之職閨闈房闈之任也漢書曰掖庭

恭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

騰參建桓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

疾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典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漸江京事乃可

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才為誓斷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

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

鐵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一邳人貝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事

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女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驚起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其悉誅之超討新豐安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侯衡因公正恩固主

沙陽侯五人同日封故

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一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

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

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

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河

百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

漢之綱紀大亂矣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

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杖乘兔園賦曰高冠扁馬長劍閉焉法言曰或間使

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

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

銅虎符三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

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薈

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內

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水紈五寶

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媼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

虛賦曰織羅垂霧縠

充備綺室 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媼嬪御焉杜預

曰妃媼貴者也媼音牆漢書曰初姜孟為長相時

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

舞女子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狗

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 漢書東方朔曰土木之綺繡狗

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 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

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

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 世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

腐刑必薰合之 同斃相濟汝其走有女系 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

有徒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

毒志士窮棲 韋昭國語注 寇劇緣閒搖亂區夏 劉

駢與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劇 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

而言出禍從旋見孛孛 尚書曰予 因復大考鈞

黨轉相誣染 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大僕杜密故長樂少府

三問諸常侍曰何鈞黨諸常侍對 凡稱善士莫不罹被

災毒 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 竇武何進位崇

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 周書曰乃

-2 122 38 882" data-label="Text">

亦運之極乎 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

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表紹說進令謂中官謀泄張驥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雖表紹龔行芟夷無餘范曄後漢書曰表紹

因愚弱之極運勒兵斬趙忠捕官官無少長悉斬之張驥投河而死尚書曰今子朱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莫不芟夷蘊崇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史記

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自曹騰說梁冀立昏弱曹騰梁冀已見上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守器以

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

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日君以此始必以此終逸民傳論一首

###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

代不求利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上九爻辭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

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躬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

義不食周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可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圖其安

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

或垢俗以動其

既或疵物以激其清

言或垢穢持俗以動其既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既猶操也

然

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惟悴江海之上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

其友北人無澤北人無澤曰異哉台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明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

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

所至而已

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覽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尔

故蒙耻之實

屢黜不去其國

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誅之曰蒙耻救民德弥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變兮

蹈海

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

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

矣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

止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

者

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

斯蘊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然而蟬蛻囂埃之中

自致窠區之外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異夫飾智巧以

逐浮利者乎

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

苟

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

公也

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三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漢室中微王

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

東觀漢記曰桓榮温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

謂寬博有餘也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

可勝數

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

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  
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  
楊雄曰鴻飛

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  
法言曰鴻飛冥冥弋

者何慕焉宋衷曰冥冥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  
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冥或為慕誤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國語越王夫人去筭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持也禮

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  
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旌帛蒲車之所徵貴

相望於巖中矣  
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  
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貴于丘

困束帛  
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  
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

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  
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

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  
也王莽殺其子字宇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

以老孝迷路東西語估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  
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獲乎  
嚴

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  
范曄後漢書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

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  
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

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王相迫乎  
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

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  
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正霸字

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  
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羣方

咸遂志士懷仁  
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禮記曰君子

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  
禮記曰君子無不懷仁

論語子曰舉逸人  
天下之人歸心焉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

其節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炘顯宗第五子又曰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

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  
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魚釣終



於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與卿

相等列東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至乃抗憤而不

顧多失其中一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絕塵

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

馳亦馳夫子奔徹絕塵而矜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明荷蕢儀封

人楚狂接輿

###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下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

用喜愠分情漢書曰夫人霄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又曰凡民至五常之性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又曰情

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外降謳謠紛

披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

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

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稟氣懷靈理或無異古猛虎行曰稟

氣有豐約受性有短長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

室既衰風流彌著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屈平

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

子曰君子養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英辭潤金石高義薄

雲

雲天

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三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濶乎草木浸乎金玉

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二雲

長卿亮

自茲以降情忘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

蔡之徒

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揚子

雲班班

異軌同奔遞相師祖

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

雖清辭

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賈逵國語注曰

蕪穢也累猶負也

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

久無嗣響

平子張衡字也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

王咸蓄盛藻

續晉書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

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世宗

甫乃以情緯文

以文被質

鄭玄周禮注曰申始也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自漢至魏四百餘

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

二班長於情理之說

二班叔皮孟堅也

子建仲宣以氣

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

士各相慕習源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徒以風騷詩摠百家之言颺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曰祖法也

賞好異情故意制衣相詭

說文曰詭變也

降及元康潘陸

特秀

元康晉惠帝年號也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

律異班賈

體變曹王纏日星稠繁文綺合

論衡曰德弥盛者文弥縟又曰或能

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一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

綴平臺

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

漢書曰梁孝王廣治雒陽城為榭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

上餘里招延四方豪桀逸響謂司馬相如也

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

極江右

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

在晉中興

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續

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馳騁文辭義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

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

建武百閏帝年號

熙音安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

谷賓戲曰馳雜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

布孝經內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孫綽子曰莊子

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老子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適展之辭無聞焉尔

孫綽集序曰緡文藻適展公羊傳曰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大

元之氣

仲文躬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詭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

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

爰逮宋氏

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

密

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郎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

並

方軌前秀垂軌後昆

尚書曰垂俗後昆

若夫敷枉論心

商摧前藻

楚辭曰跪敷枉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摧為此歌

工拙之數如有

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

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欲使宮

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

達此言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

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

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子荆零

雨之章正長朝風之句孫子荆陟陽侯詩曰晨風飄

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

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

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

高三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

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知亦先潘陸顏謝去

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

日不然請待來括西征賦曰如其

### 恩倖傳論一首

沈文休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誦稱蹈道則為君子違

之則為小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

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

說去為躬相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

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非論公侯

之世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明駁幽仄唯才是

於楚列鼎而食

與尚書曰明 遶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

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

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

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子廉試以章

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

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止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

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 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

漢書曰鄭子真名震字京師 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大冲詠史詩曰金張 而侍

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又侍天十故

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 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

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 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

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

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六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

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候也谷客難 郡縣掾吏

日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甲位負戈賤

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 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

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國語曰

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 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

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 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 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列子曰子華之 因此相公遂

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 州都

郡正以才品人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

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摠 其而舉世人才外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

相陵駕人才不甚懸殊故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

目少多隨事俯仰言法壤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劉

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咸業緒晉書曰

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賤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賤之子不居上班歲月遷

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

自此以還遂成卑庶衣冠以外皆同下科周漢之道以智

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曰臺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辯太

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夫人君南面九重隩絕楚詞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

之明以九重陪奉朝夕義隔鄉士堦闈之任宜有司

存論語曾子曰湯豆之事則有司存既而恩以御生信由恩固雅

曰狎習也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秦如主威

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太始明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

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

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賤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

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

軌輻湊同奔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人主謂

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

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護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夫此

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一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取食

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

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獸之畏已而走也以

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外  
位故北方之畏昭奚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

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外  
士王叔陳生與伯與爭之

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鈇鉞瘡痍構於牀第之曲西京賦  
曰所惡

成創痍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簣也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

下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夫  
曰振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毛毳來悉方艚

素縑丹魏至皆兼兩北魏傳貂之屬艚船也  
也色也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

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

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  
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

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及太  
夫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

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  
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權

幸之徒惛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

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

相繼屠戮尚書曰天甲勦絕其命孔安  
國曰勦截截絕謂滅之也民忘宋德雖

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  
寶命也嗚呼漢書

有恩澤侯表又有倭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

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

秦作劉爾雅 莫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曰聽於無聞

曰莫察繼也 秦明以內知外曰神剋定禍亂關上斤疆曰武善曰論語子

日天生德於子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秦

人不網網漏于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

則言人耳網以喻網網無網無所 爰茲發迹

成故漏也善曰二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綱目 爰茲發迹

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 爰茲發迹

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善曰漢書曰高祖

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半 夜哭曰吾子白

帝子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於帽皆赤

粵蹈秦郊嬰來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

王子嬰去車白馬降于轅道 革

命創制三章是紀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老 應天順民五星

父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應天順民五星

罪應劭曰抵至也除秦酷改但至於罪 應天順民五星

同晷晷光景也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 項氏田換點

星所生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也 項氏田換點

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 西土宅心

王已蜀漢中章昭曰畔換跋扈也 西土宅心

戰士憤怨善曰尚書曰湯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宅 乘豐而

厥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 乘豐而

運席卷三秦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

豐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

爭恣忘漢書曰韓侯陳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

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

故曰割據河山保此懷民善曰保安也懷

三秦 割據河山保此懷民

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父之漢書曰黎民懷之 股

曰秦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 股

肱蕭曹杜櫻是經善曰蕭何曹參也禮記

衛獻公曰有御莊者非

分人之臣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善曰韓信英

杜櫻之臣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也毛詩曰子王之爪牙又 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日趙趙武夫公侯腹心 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日趙趙武夫公侯腹心 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日趙趙武夫公侯腹心 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三命焯士

###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盛如

珪如璋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彫鏤者臣善曰毛詩曰顯顯昂昂如珪如璋閭閻恣趙朝

政在王閭閻閭門之月也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正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

燎火光允不陽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鸞外見壅於二鳳等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

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邳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葦

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越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見

亦狗盜芻尹江湖善曰漢書曰越常漁筆又江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

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芻芻秦時鄱陽令也其得江湖閒心號曰鄱君音義曰尹正也雲起龍驤化

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善曰韓信初為齊王後楚王黥為淮南王彭越

為梁王縮自同閉鎖我北疆應劭曰閉音扞南楚汝沛名里門曰閉善曰縮為燕

王故曰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

僑曰無德不祿殃也吳克忠信消嗣乃長善曰漢書曰芻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芻後傳

位五世無子國除

### 光武紀贊一首

#### 范蔚宗

蒼日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魯靈光殿賦序曰遭

漢中微盜賊奔突

九縣風迴三精霧塞

三精日月星也孝經後油天曰天地至貴精不

河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心德布精上為衆星

民厭淫詐神思反德

世祖誕命靈既自甄

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涌三靈之既交錯同端鄭

立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沉機生物深略緯天

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

矣 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

雲

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

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

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

戈鉞彗雲彗音蘇沒切

英威既振新都自焚

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

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官室火輒隨之

虔劉庸六分紘

梁趙

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一利王王邑蜀又曰卜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又曰彭寵自立

為燕王代即燕也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

賊入函谷關賊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神旌乃顧遮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

鹽鐵

論曰秦金城千里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靈慶

既啓人謀咸贊

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賓曰

天取之心人甚之謀

明明廟謀剋剋雄斷

廟謀廟筭也揚雄連珠曰兼聰獨斷聖王之法

也 於赫有命系我皇漢

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文選卷第五十





